

春秋车战中的单车战术

撰文/赵长征

春秋时代,是车战的巅峰时期。当时战车是军队的主力,相对于装备简陋的步兵来说,具有极大的优势。双方战车在平原上对决,是最基本的作战形式。我们要研究当时的车战,必须从每一乘单车的战术动作开始。

人们都知道,春秋时期的战车,是单辕两轮,由四马挽驾的,车上乘三人。中间的为御者,负责驾车。站在车左边的人称为“车左”,负责射箭;站在车右边的人称为“车右”,负责近距离格斗。为什么这样安排呢?因为古人也与今天的人一样,大多习惯右手用力。因此,车左射箭比较方便,左手持弓,右手引弦搭箭;而车右执戈、矛、戟等长兵器击刺、勾杀,用力也很顺。如果对换一下,就很不方便了。

车左又称为“甲首”,负责指挥全军及附属步兵,相当于今天的坦克车长。他的射箭技术应该要比一般人高超,远距离打击的任务,就交给他了。车右又称为“戎右”、“参乘”,不但要负责近距离格斗,保护车左和御者,擒拿敌人,还要兼管维护、修理车辆。

当车辆陷在坑里或遇到其他障碍的时候,他要下去推车、排障。相对于地位尊贵、干技术活的车左,车右要干的更多是些体力活、危险活。所以,一般来说,车右都由身体强壮、孔武有力的勇士来承担。在极少数的情况下,车上也可以站第四个人,称为“驷乘”,其职责是做车右的副手。

射箭技术是古代武士们最重要的练习项目。据《左传·昭公元年》记载,郑国大夫徐吾犯的妹妹是个美女,引起了贵族子皙和子南的同时追求,两人同意公平竞争,让女孩子自己挑。子皙打扮得漂漂亮亮,温文尔雅;而子南则“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结果当然是美女爱英雄,美女最后嫁给了子南。这里说的“左右射”,就是我们常说的“左右开弓”,就是用左手、右手都能够持弓、引弦,这是突破人体习惯的一种高超射技,在实战中也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如果只能正常地左手持弓,那么打击的范围主要在左前方,要射右前方的目标就很不方便了。如果右手也能够持弓,左手引弦射箭,那么右

前方也可以打击了。在战车上,由于被御者、车右挡住了,正右方成为车左射击的死角,但右前方还是有一定的射击空间的。而整个后方都是可以射击的,在被追击的时候,可以放开了往回射。如果能够左右开弓,向后方射击就方便多了。《左传》中不乏向追击者射箭的战例。

鲁宣公十二年(前597)晋楚邲之战前,楚军乐伯等人驾车到晋军营垒前挑战致师,结果晋军分左右两路,成犄角状追击他们。“晋人逐之,左右角之。乐伯左射马而右射人,角不能进。矢一而已”。车左乐伯“左射马而右射人”,这是因为左后方的敌车车左不便射箭,靠近自己一侧的是其车右,不追到近前是威胁不大的,所以只需要射其目标较大的驾马,阻滞其追击速度就行了。而右后方的敌车则威胁大得多,因为己车正在其车左弓箭打击范围内。所以应该先射人,解决其车左。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反常地右手持弓,而且准头还要高。乐伯一个人就成功地压制了晋军的两翼追击,可见其射术之精湛。

另外一个例子,是鲁哀公二年(前493)晋郑铁之战。郑军败退,晋军追击。郑军“姚、般、公孙林殿而射”,导致晋军“前列多死”,损失惨重。晋军统帅赵鞅感叹道:“国无小。”指出小国也有不少人才,不能轻视。

在铁之战中,赵鞅本人曾经被郑国人击伤吐血,他的车右卫国太子蒯聩挥戈力战,保住了他的命,也就保证了战斗的胜利。可见一个好的车右在关键时刻能够发挥重大的作用。《楚辞·九歌·国殇》说:“操吴戈兮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这里提到了一个战术术语“错毂”。双方战车相向冲锋,不能面对面地撞上,那样就会人仰马翻,对谁都没有好处,所以是交错而过。如果从左边错毂的话,双方的车左没有像样的近战兵器,难以互相拼杀。所以双方都很默契地从右边错毂,这样车右就有用武之地了。所谓“短兵接”,并不是用刀剑等短兵器互相砍杀,而是指用戈、矛、戟等长柄兵器互杀,相对于长射程的弓箭来说,它们就属于短兵了。当时战车有“五兵”的说法。《周礼·司兵》曰:“军事,建车之五兵。”郑玄引郑众注云:“五兵者,戈、殳、戟、酋矛、夷矛。”这些兵器中,戈为主兵,最为重要。到了战国以后,戈的地位才逐渐被戟所取代。护体的短兵以剑为主,它们太短,在错毂作战中根本够不着敌人,大概要在车毁之后徒步作战或是跳上敌车捕俘之类的特殊情况下才能用得上。

当时的战车比较笨重,又有四匹马,难于统一驾驭,所以驾车也是一门非常复杂的技术。《吕氏春秋·适威》云:“东野稷以御见庄公,进退中绳,左右旋中

规。”进、退、左旋、右旋,是驾车的几项基本功。在战场上,双方相向冲击,相距尚较远,但又已经进入弓箭射程的时候,御者就要根据当面敌车的情况,适当调整战车的方向,使车左获得较良好的视线和射角,从容射箭。但是方向又不能变化太大,以免干扰到左右邻车的行动。而到了双方靠近的时候,御者就又需要重新调整,避免与敌车正面相撞,并保证与其从右侧错毂。这时,采取的主要战术动作就是向左旋转。在《诗经》中,就有两处提到了“左旋”。

《诗经·郑风·清人》云:“左旋右抽,中军作好。”《毛传》:“左旋,讲兵;右抽,抽矢以射。居军中为容好。”清王夫之《诗经稗疏》云:“然则所云‘左旋右抽’者,非以车左车右言之,盖言戎车回旋演战之法耳。”

《诗经·秦风·驷骎》是一首描述秦君打猎情景的诗,其中有一句:“公曰左之,舍拔则获。”《郑笺》云:“左之者,从禽之左射之也。”历来许多研究者对这个问题解释不清楚。为什么公要“左之”呢?许多人以为禽兽在车的左边或前边,二者同向奔跑,所以战车要向左旋转,追逐、靠近禽兽,甚至超过它、拦截它。那么,郑玄又为什么说“从禽之左射之”呢?车在禽兽的右边,射手不可能从禽兽的左边射啊。

《周礼·保氏》郑玄注引郑众说

云,“逐禽左”是“五驭”之一。贾公彦疏:“云逐禽左者,谓御驱逆之车,逆驱禽兽,使左当人君以射之。人君自左射。故《毛传》云:‘故自左膘而射之,达于右膊,为上杀。’又《礼记》云‘佐车止,则百姓田猎’是也。”

原来,当时的田猎,并不是战车同向追逐野兽,而是有人驱赶禽兽,而猎车则在野兽对面,相向奔驰,就可以射击野兽的左边了。清代沈青崖《毛诗明辨录》对此解释得很清楚:

逐禽左,逆驱禽兽,使左当人君以射之。夫周人尚右,何以射兽必左乃为中杀?盖射必有伤,以实鼎俎,近于不虔。杀其左而右体俱整,仍是尚右之意。古之逐禽,射于车上,与今骑射不同。骑射,奔马可以逐兽,故有顺驱而杀者。车上射兽,亦必有步骑合围,驱兽逆来,然后左向射之,能以中左。若车顺驱,虽在兽左,人不能射其左也。公之有命,使御左车者,非为中杀,以兽逆车而来,必在车左,而去车远者,矢不能贯兽,故命媚子微左以迎兽耳。

胡承珙《毛诗后笺》、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都从沈青崖说,并加以阐释发挥。他们都认为,逆驱野兽,以射入野兽的左体,是因为当时尚右的

观念。沈青崖还指出后来的骑射因为马快,所以可以顺驱追上野兽。言下之意,先秦战车虽有四马牵挽,却未必有那么快的速度。这是很有道理的。春秋时代,人们尚未在战车的轴、毂之间安装金属轴瓦,所以摩擦力较大,导致牵引力的损耗、浪费太多,影响了速度。笔者以为除了这两点以外,田猎用逆驱之法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古代的田猎同时又具有军事演习的意义,正如《左传·隐公五年》所云:“故春搜、夏苗、秋狝(xi n)、冬狩,皆于农隙以讲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既然是演习,就非常注重模拟实战。实战中,敌人就是从对面冲来,车左主要会向正前方、左前方射击。用野兽来模拟敌军,演练军事技术,才是更重要的目的。

从上可见,战车的左右旋转,是非常重要的战术,而其中似乎左旋更被重视。左旋,一方面便于右侧错毂,另一方面车左也仍然可以射击左前方的敌车,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全车的战斗力。而右旋的话,虽然可以更好地扩大车左的射界,但车右就靠内了,其战斗力难以发挥,最终容易造成尴尬的左侧错毂。当然如果敌军就在右前方,那么右旋靠近它,也是正常的动作,最终也可以达成右侧错毂。

另外,当时还有“周旋”一词,值得我们注意。它在《左传》中有两个意思。

一个是指礼仪上的升降揖让之类的应酬,一个是在战争中战车的旋转动作。鲁僖公十五年(前645)秦晋韩原之战前,晋惠公乘郑国的马驾车出征,大夫庆郑劝谏道,应该用本国的马,郑国的马不服水土,“进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晋惠公不听,果然战败被俘。

《左传·僖公二十三年》载晋公子重耳说以后要如何报答楚成王:“若以君之灵,得反晋国,晋、楚治兵,遇于中原,其避君三舍。若不获命,其左执鞭、弭,右属囊、鞬,以与君周旋。”这里就是用“周旋”这个车战动作来代表交战了。

车战还有一个重要的战术动作,叫做“辂”。这个字作名词用的时候,指一种车,如《左传·僖公二十八年》:“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内史叔兴父策命晋侯为侯伯,赐之大辂之服、戎辂之服……”而作动词用,就是一种车战的动作了。《左传·僖公十五年》记秦晋韩原之战:“梁由靡御韩简,虢射为右,辂秦伯,将止之。郑以救公误之,遂失秦伯。”杜预注:“辂,迎也。止,获也。”刘文淇《春秋左传旧注疏证》说:

《晋语》注:“辂,迎也。止,获也。”杜注同。杜、韦皆用服说。《国语旧音》云:辂音迓。《既夕》:“宾奉币,由马西当前辂。”注:“辂,辘辘,所以属引。”疏云:“谓

以木缚车辕上，以属引于上而挽之。”若《左传》梁由靡、虢射轂秦伯，及狂狡轂郑人，皆谓车前相接，可以擒之。按车前相接，即迎义。

按照刘文淇的说法，“轂”指的就是从正面迎向敌车，挡住其去路。两车相接，迫使对方停车，然后就可以将对方俘虏。晋军在这次战斗中，差一点就俘虏了秦穆公，其细节在《吕氏春秋·仲秋纪·爱土》中也可以得到佐证：“韩原之战，晋人已环缪公之车矣，晋梁由靡已扣缪公之左骖矣，晋惠公之右路石奋投而击缪公之甲，中之者已六札矣。”可见晋军已经包围了秦穆公的座车，当然也就包括正面堵住了他的去路。

《左传·宣公二年》（前607）记郑宋大棘之战：“狂狡轂郑人，郑人入于井。倒戟而出之，获狂狡。”狂狡是宋国人，他用“轂”的方式迎击郑国人，结果郑国人到了井里。至于为什么到了井里，有可能是被狂狡“轂”得战车倾覆，人掉进了井里；也有可能是战车被截住后下车逃命，跳进井里想躲起来。笔者认为，后一种情况的可能性较大。

鲁成公十六年（前575）晋楚鄢陵之战，郑国作为楚国的仆从国，也参与了作战，结果国君郑成公遭到晋军追击。《左传》记载道：

晋韩厥从郑伯，其御杜溷罗曰：“速从之！其御屡顾，不在马，可及也。”韩厥曰：“不可以再辱国君。”乃止。郤至从郑伯，其右蒯翰胡曰：“谍轂之，余从之乘，而俘以下。”郤至曰：“伤国君有刑。”亦止。

对于蒯翰胡的这段话，杜预注曰：“欲遣轻兵单进以距郑伯车前，而自后登其车以执之。”谍，就是军中细作、间谍，而杜预说的“轻兵”，指的是轻快的战车，这两者之间可以联系到一起吗？对此，孔颖达《正义》解释道：“此欲令谍迎郑伯，则非一人细作，于时郑伯退走，故杜以为轻兵单进，绕郑伯之前，逆距郑伯，使郑伯前视轻兵，不复顾后，得自后登其车以执之也。郑军乱走，轻兵独出其间，亦谍之类，故翰胡得以谍言之。”焦循《春秋左传补疏》则从字义训诂的角度来解释：“《广雅》谍与置、邨同训。置、邨疾速，谓从间道迎之，取其轻疾，故以轻兵解谍字。细作出入于敌中，亦以其轻疾，故名谍也。”孔氏与焦氏对于“谍”字在文中意义的理解虽然不同，但都是对杜预注的阐释，对杜注本身并没有提出不同的意见。

蒯翰胡提出的战术，用今天的话来通俗地说，就是以主力战车部队在后追击，同时派轻装快速战车部队迂回

到敌人前面,堵住其逃跑的去路。趁郑成公前有堵截后有追兵、彷徨无路顾此失彼、心神大乱的时候,车右蒯翰胡就从后面跳上他的战车俘虏了他。这里面就有一个不同分队之间的战术配合问题了。

从上面几个例子看来,“轂”是一种高难度的战术动作,需要高超的驾车技术和极大的勇气。两车相迎,如果刹不住车,就会相撞,往往己方也可能同时被撞得人仰马翻,受到损失。所以,它并不是一种常规的战法,而常常是在

要截获敌方国君或将帅等重要人物的指挥车时才会冒险使用。

上面,我们初步探讨了单车作战的几种基本战术,并尝试着对一些疑难问题作了解答。然而,还有更多的细节被笼罩在历史的迷雾中。毕竟春秋时代已经离今天太久了,史料有限,我们很难弄清楚当时战争的全貌了。笔者期待,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能够揭示出车战战术的更多奥秘。■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

《寻根》2012年第3期目录 双月刊 邮发代号:36-10

盘古新考	段宝林	“星火燎原”流变考	魏淑民
中国人的吉祥文化	沈光旦	“巫”字的起源	张全海
中庸之道与传统礼仪	张崇琛	“也”有女阴义	杨琳
子夏传授《礼》《乐》考	高培华	曲学大师吴梅的中原之行	淮茗
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文化的命运	徐志伟	蔡元培与慈幼文化	单滨新
南宋佛教水陆画及其商业化进程	申小红 郭燕冰	藏地文化多样性的走访调查	龙山
台湾民间信仰的区域特色与河洛渊源	唐金培	《文地》的“哀悼鲁迅先生特辑”	余冰
“三月三”节日习俗	李艳芳 衡世界	客家花朝戏	郑紫苑
康有为与慕尼黑啤酒	杨波	滑县木版年画	杨红梅
民国时期的开封街头娱乐	王守谦 张明水	古今命名礼俗	
潮汕民间乳名习俗及其文化审视	陈友义	——中国人名发展简史之八	王泉根
《儒林外史》中的清代名帖	司徒一凡	高平檀氏的起源与播迁	江山
年画溯源	联相新	徽州科举文教世家——婺源济溪游氏	何建木
舀粥盛——粥史之二	吴正格	慈北厉氏考	任永江
明清时期即墨县列女群体浅析	高华	弘一法师祖籍考	陈宰
西施故里新探	莫艳梅	谢姓入闽渡台	郑金洪

《寻根》是由大象出版社主办的大型文化期刊。16开,144页,图文并茂,装帧精美,每双月10日出版,全年6期72元,全国各邮局均可订阅,邮发代号:36-10,您亦可直接汇款至本刊邮购。为答谢读者的厚爱,本刊特推出真情大回报活动:

- 1.凡向本刊邮购2010年全年6期者,只要您寄72元(60元书款及12元挂号邮费),可获赠2009年《寻根》一套;
- 2.凡向本刊邮购2011年《寻根》的读者,可享受8折优惠(优惠价58元)。

地址:河南省郑州市经五路66号《寻根》杂志社 邮政编码:450002

电话:(0371)65715409 65732061 电子信箱:xungenzazhi@yahoo.com.cn